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SHANDIDEI

上帝的笔误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 著
文林德明承东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书馆

上帝的笔误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 著

文林 德明 承东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5年·哈尔滨

Los renglones torcidos de Dios
Tercuato Luca de Tena
Editorial Planeta, S.A., Barcelona, España
14.ª edición, enero de 1982

西班牙巴塞罗纳行星出版社1982年1月第14版

责任编辑：袁殿池

装帧设计：姜录

上帝的笔误

Shangdi de biwu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著 文林 德明 承东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5 8/16

字数300,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2,170

统一书号, 10360·24 定价, 2.30元

人 物 表

阿莉霞·古尔德·阿尔梅拿拉

(简称阿莉霞)

埃略多罗·阿尔梅拿拉：阿莉霞的丈夫

萨穆埃尔·阿尔瓦：疯人院院长

特奥多罗·路易佩雷斯：院长助理、医生

多纳迪奥：神经病科医生，阿莉霞家的房客和邻居

蒙塞拉·卡斯黛莉：医院心理学医生

塞萨尔·阿莱亚诺：医院门诊部主任

多洛雷斯·贝尔纳尔多斯：精神病科医生，后被推

选为院长

何塞·穆艾斯卡思：精神病科医生

索夫里诺：精神病科医生

雷蒙多·加西亚·德奥尔莫：西班牙名医

罗塞伊尼：精神病科医生

伊格纳西奥·乌尔杰塔：精神病患者

罗慕洛：精神病患者

雷莫：精神病患者，与罗慕洛是孪生兄弟

小阿莉霞：绰号“爱摇摆的姑娘”，精神病患者

诺尔贝尔托·马金巴莱纳：精神病患者

路易斯·奥尔蒂斯：精神病患者

科斯梅：绰号“园丁”，精神病患者

塞尔西奥·萨帕特罗：精神病患者

黑嘴卡罗洛：精神病患者

查理托·佩雷斯：绰号“皮的迷你公爵夫人”，躁狂症患者

献 词

上帝的笔误的确把许多人的心灵给扭曲得不象样子。一些模范的、不屈不挠、甚至英勇的男男女女，力图纠正上帝的笔误，并且往往获得成功。在我自愿住进一家精神病医院的日子，他们的工作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且越发加强了我一向对医务工作者的钦佩与敬重。因此，谨将本书献给终身从事医护精神病患者的医生、护士和监守人员。

作 者

真正的疯狂也许恰恰就是智慧本身，因为它厌倦了终日揭穿人间的羞耻事，便聪明地决定变做狂人。

海 涅

内 容 提 要

读者只要读上本书的前三页，就一定不会放下这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了。每读一页、每看完一个情节，你的兴趣就会不可遏止地增加，你就会感到自己被吸引到故事之中了。

阿莉霞·古尔德，又名“金发女郎”和“女侦探”，性格古怪，但颇具魅力。毋庸置疑，她是第一流的文学典型，也许是作者观察最细、研究最深、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

本书故事发生在一家大型的疯人院里，有八百多名精神病患者住在其中。在一段时间里，在这八百多名病人中，就生活着本书的作者，他为了深入研究他准备描写的这个悲惨世界，心甘情愿地住进了这家医院。这些疯子、这些可怜的疯子、这些上帝的笔误造成的畸形人，在医院里受到尊重与同情。病人中最奇特的是：“九大宇宙理论家”、“珠儒”、“大象人”乌杰尔塔，“皮的迷你公爵夫人”、罗慕洛和爱莲儿的姑娘。在病人、医生和其他护理人员面前，阿莉霞时而骄傲自负、时而落落寡合、时而温柔妩媚，总而言之，现露了她的美貌、才华与魅力……当然还有秘密。

一、一男一女

汽车减速了。

“我想就是这个地方。”男人说。

他转动方向盘，车子驶下公路。他把车停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离开了汽车，步行到几米外的山丘旁。女人紧跟在他的身后。

“你看。”他指着远处说道。

从那山脚下，卡斯蒂利亚高原向那有如大海一样平坦的、呈弧形的地平线伸展开去。东边的大地上显现出一抹淡蓝色山丘的轮廓，就象贝拉斯克斯^(注)画幅中的远景。一行白杨树穿过这片广阔的原野。有一条小河陪伴着这行白杨树，杨树掩映着曲曲弯弯的小河。田野一片翠绿，小麦和大麦都还没开始变黄。田野中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象是一所巨大的修道院或神学院。

“就是那里。”男人说。

圈在房屋四周的围墙距离中心建筑物很远，由此看来，那是一片非常宽大的宅院。晴朗的天空中，几片薄云冉冉飘向西边天际。

(注) 西班牙著名画家(1599~1660)。

“几点钟了？”

“时间绰绰有余。”

“你一直没有说话呀。”

“我自有道理。”

他们坐进车里，任凭汽车慢慢地沿着平缓的山势往下滑。

从近处看，围墙很高，足有四米多。原来的墙壁粉刷过。如今墙皮已失去了洁白的本色，更接近周围土地的颜色。墙皮剥落了，就象一个人脱了皮一样。他们来到门栅栏前。门上面锁倒是不缺的，插销也不少。但是却没有电铃或拉铃。

他二人沐浴着落日的余辉步出汽车，向铁栅栏里面张望。在一直通到房屋跟前的长长的甬道上站着一个人，相貌极为丑陋，他正观察着他们俩。

“喂，好心人，请您过来一下！”男人将双手拢成个喇叭筒放在嘴上喊道。

那人根本不理睬他，转过身去，不慌不忙地向房屋走去。

“您没听见吗？请过来！我们要进去！”

“是的，他听见你喊了，听见了。”女人在一旁说道。
“你越喊叫，他走得越快，这真是怪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不用紧张！”

“你不是和我一样……也有点紧张吗？”

“别说了。好象有人来了。”

天色愈来愈暗了。

“你们有什么事？”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从远处问道。

男人摇晃着一张纸，大声回道：

“这是省议员团的介绍信。”

那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来到门边，看看那张纸；接着，目光落在那女人身上，很不客气地审视着她。

“请进。”他说，一边打开门。“你们这么晚才到！”

“我们可以把车开进来吗？”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不行了。”

“是这样……我们带来几件行李。”

“我来帮助你们提。”

他们打开汽车后箱盖，取出几个手提箱。

道路很长，天色越来越黑。那女人发现近旁的一棵黄杨树后面出其不意地闪出一个人影，她差点叫起来。穿白大褂的人喊道：

“‘木头’！回里面去！你以为我没看见你吗？”

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你们不必担心。”带路的人说。“他不伤人，是个可怜的白痴。”

房子的外观以及高大的门洞仍旧保持着八个世纪前的样子，当时这里是座修道院。他们走进大门，穿过前厅，然后来到一条具有典型的浪漫色彩的宽敞的回廊上。在一块石头上镌刻着1213几个字。下面用拉丁文铭刻着修道院创建者的颂辞。其余的牌子便都是现代的了。有的写着“经理室”，有的写着“会客室”。他们穿过一道挂着“接收处”牌子的拱门。

拱门另一边完全都是新建筑，样子粗俗，平庸。

他们又走了二十多步远。这座建筑物里的一切都很大，大得有点过分。

“你们请坐，稍候片刻。”

只见他打开一扇门(这扇门大小还算正常)，里面是一间灯光明亮的现代化办公室。门关上之后，黑暗重新笼罩了回廊。男人将一只发烫的手按在女人手上。她的手背湿且凉。

“一切都会顺利的。谢谢你的勇气，阿莉霞！鼓鼓劲儿，祝你走运！”

这是她今生今世听他说的最后几句话。

唐·特奥多罗·路易佩雷斯医生翻看了一下男护士刚刚放在他桌上的几页纸。一切手续都齐全：入院申请，上面有作为直系亲属的丈夫的签名；医生建议住院的诊断书以及省议员团的特许证书。大夫读着正式表格中的栏目——病人姓名：阿莉霞·古尔德。直系亲属姓名：埃略多罗·阿尔梅拿拉。亲属关系：丈夫。现住址：马德里。有否住院史：无。临时诊断：妄想狂症。医师签名：埃·多纳迪奥医生。省议员团医学代表的签名有点模糊不清。

除去这几份证明以外，还有多纳迪奥医生专门写给唐·萨穆埃尔·阿尔瓦院长的一封信。由于院长正在度假，路易佩雷斯便认为自己有权打开这封信。

信中写道：对一切问题都能对答如流是该病员的显著特征，虽然她的回答也许是谎言(她很善于撒谎)，虽

然她的谎言也会同前面讲过的话相左。即便被看出明显的破绽，她也不会惊慌失措，她能很快做出解释，说明原先为什么被迫撒谎，同时说明她现在讲的才是实话。她所有的话都能自圆其说，天衣无缝，很容易迷惑没有经验的人，甚至会迷惑缺乏经验的心理医生。妄想狂（许多情况下，妄想狂使她不知道自己在说谎）和她那过人的聪明，共同促成了这种机敏的能力。

路易佩雷斯医生将那几张纸收好，以便找另外的时间仔细翻阅一下她的病史，然后他按了按电铃。他好奇而又专注地观察着那新来的病人。看上去她有四十多岁，长得很漂亮。她不太象一般的西班牙女人，更象一位英国或美国的贵妇人。她皮肤白皙，带有少量浅浅的斑点，诱人的双唇，俏丽的鼻子，黄灰色的头发，也许染过，也许天生这种颜色（关于这方面，路易佩雷斯大夫懂得不多），纤巧的双手，手指细长，保护得很好。穿一身乳白色的衣服，很合乎时令（夏季快到了）。胸前衣领上，别着一枚花形的金胸针，上面镀着珐琅。“在这种地方，她这身打扮有点过分俏丽了。”路易佩雷斯想。“她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社交场所吗？”

“请进，太太，请坐吧。”

她站在门口似乎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朝前走了几步，坐在椅子边上，挺直着腰板儿，双膝并拢在一起，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医生原以为会她在她脸上看出某种忐忑不安的迹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当她转过脸来时，那双淡蓝色的、明亮的大眼睛似乎流露出无动于衷，傲慢和冷漠的神情。

每当同一个病人首次接触的时候，路易佩雷斯都感到激动不安。漫长的禁闭开始之前，最关键的时刻是接收他们入院的时候，必须平息他们的恐惧，对他们表示友好和关心。可是眼前这位太太，无论穿着、举止，都与一般病人不同，她似乎不需要保护，相反，倒需要别人的尊敬。尽管如此，她仍是一名患者，和所有的病人一样，她的大脑染上了一种残酷的疾患，这类疾患多数是难以治愈的。

她先开口了，轻声问道：

“您是唐·萨穆埃尔·阿尔瓦吗？”

“不，太太。我是他的助手。院长外出了。”

她将身子向他倾过去。在他那白大褂的口袋上用蓝线绣着他的名字：“特奥多罗·路易佩雷斯医生。”

医生停了片刻，咳了两声，咽了口唾沫。

“请告诉我，太太，您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先生，这是一所疯人院。”她声音甜美地回答。

“我们已经不这样称呼疯人院了，”医生十分冷静地纠正她的话，“而叫作精神病疗养院。”他一字一板地说：“疗一养一院，或者说，是个休养的地方。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太太？”

“您在这里就是要提问题对吗，大夫？”

“您愿意回答我将要提出的问题吗？”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回答问题的。”

医生在一张纸上随意写下了几个字：“沉着，自信，有点傲慢……”他企图搞乱她的思路。

“您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问您的是什么问题？”

“您问我是否愿意回答您的提问。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是很听话的，大夫。我一向乐于从命，从来不让任何人为难。”

“这样好极了。”医生微笑着说。“您婚前的名字是……”

“阿莉霞·古尔德，和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同名，不过纯粹是巧合。我们丝毫不沾亲带故。”

“您出生在……”

“普利茅斯(英格兰)，但是我一直生活在西班牙，论国籍我是西班牙人。我父亲是工程师，曾在里约汀托矿区一家英国公司供职，当时那个矿区属于英国资本所有。我父亲在这里得以自立，扩充了家业并永远留在了这里。他就死在这里。”

“请您谈谈他吧。”

“他才学出众，是个非凡的人。”

“你们相处得融洽吗？”

“我们竭诚相爱，相互尊重。”

“您认为在这两种感情之间有何区别？”

“前者意味着爱。后者则是思想上的敬重，也就是说，钦佩对方，并且以对方为骄傲。”

“您父亲赏识您吗？”

“这个问题我已回答过了。”

“他以您为骄傲吗？”

“我不喜欢重复讲过的话。”

“请您讲讲您的母亲。”

“关于她我知道得很少，只知她非常漂亮。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她叫阿莉霞·沃尔塞斯特。”

“您母亲方面还有亲戚吗？”

“没有。”

“您父亲是哪年去世的？”

“十六年前。我成家后的第二年。”

“您父亲当时还有直系亲属吗？”

“有一个弟弟，哈罗德，他住在加利福尼亚。长大成人以后他们只见过一面，是偶然碰上的，两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互相寄圣诞贺片。虽然我没见过他，我父亲死后，我还一直保持着原来的传统。”

“什么传统？”

“圣诞节的时候寄贺片给他。”

“请告诉我，太太，您有几个孩子？”

“我没有小孩。”

“请说说您的丈夫。你们的婚姻幸福吗？”

“我丈夫和我的性情十分相投。十六年来，我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互相间的厌倦。”

“请告诉我名字。”

“阿莉霞·古尔德。我告诉过您了。”

“我指的是您丈夫的名字。”

“阿尔梅拿拉。埃略多罗·阿尔梅拿拉。”

“他学过什么专业？”

“据他说，他学过几年法律。我不相信。因为他对法律一窍不通。”

“他从事什么工作？”

“玩高尔夫球和把我的钱拿去赌博。”

“您呢，太太，您学过什么专业？”

“我是化学硕士。”

“您从事实验吗？”

“您说对了，大夫。但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实验。我是持有文凭的侦探。”

“噢！”医生故作惊讶地叫道。“多么诱人的职业啊！”

然而，他真正的想法是没用多少时间的，阿尔梅拿拉太太已经说出了她的一种妄想——相信非事实。医生想围绕这个话题深入一步。

“的确很吸引人……”医生又重复了一遍。

“是的，是很吸引人。”阿莉霞·古尔德满意而又信心十足地回答。

“请讲讲您的职业。”

“喔唷，大夫，您提的问题太大了。就好比 I 请求您给我讲讲医学一样……”

“您给我讲一点私人侦探方面的经验吧。您的经验一定很丰富，也很有趣儿。”

“是的，大夫，经验很多，并且很有趣。不过全都属于职业秘密。”

医生将身体向后仰倒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后颈下面。这个姿势在阿莉霞看来，完全是海滨浴场晒太阳的姿势，与眼前的场合不相宜。因此，她一眼看出他不是重要人物。她觉得他不象医生，倒象个二流子。他那双绿袜子使她

产生一种恐惧感。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医生盯着天花板说，“想知道您是怎样从事这项极不适合妇女干的职业。”

“非常简单，大夫。我性格很象英国人。我没有子女，厌恶闲散。在伦敦，无所事事的太太们给报纸写些马来西亚人的葬礼习俗，或者为巴塔哥尼亚儿童募捐办教育。我需要干点更直接的和立见成效的事；干点对周围社会有益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同邪恶做斗争，这种邪恶就是刑事犯罪。您同样也在与另外一种邪恶做斗争：疾病。”

“请告诉我，阿尔梅拿拉太太，您是在家中工作，还是在别处另有一间私人办公室？”

“我有自己的办公室，我同其他几名有文凭的侦探合作，他们给我打下手。”

“您那间办公室的准确地点在哪儿？”

“马德里·卡尔达内拉大街八号，二门，六层十八号房间。”

“您丈夫知道您工作的地方吗？”

“不知道。”

“这就怪了！”

阿莉霞笑咪咪地看着他的眼睛。

“大夫，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提吧！”

“尊夫人知道这间办公室吗？”

医生强作镇静。

“很遗憾，她不知道。”